

净 水 石

(苏)古·伊·潘吉基泽著

陶渊 世杰 编译

沈阳出版社

净 水 石

〔苏〕古·伊·潘吉基泽 著
陶 渊 世 杰 编译

沈 阳 出 版 社
1988年·沈阳

责任编辑 王守勋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任立新

净 水 石

〔苏〕古·伊·潘吉基泽 著
陶 渊 世 杰 编译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56000
印张 7¹/₁₆ 印数 1—10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56—232—6/I·92 定价：2.50元

前 言

古拉穆·伊万诺维奇·潘吉基泽1933年生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一个教师家庭里。1956年毕业于第比利斯工学院，曾在鲁斯塔维冶炼厂、工学院工作。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冰雪之日》、长篇小说《七重天》、《阳光灿烂的一年》和《净水石》。

《净水石》，格鲁吉亚语的另一个意思是：真挚的眼睛。小说描写了两个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情节生动，感人颇深，已由格鲁吉亚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塔玛兹·亚什维利，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数学家。他的心算能力极强，能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求出8位数的立方根。他为人正直，不会投领导所好，最后被迫离职。他在爱情生活中感情脆弱，缺乏理智，由于不听朋友的劝告，与风流少女麦杰娅结婚，后竟落到自缢未遂的不幸结果。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奥达尔·尼若拉泽，是电影制片厂的编剧，有较高的写作才能。性格刚强，见义勇为。他为塔玛兹被迫离职而抱打不平。他身患不治之症，仍顽强地坚持写作。可惜竟在拒绝了经理的妻子——道德败坏的玛娜娜的色情诱惑后，反遭谗言诬告，受到经理的冷遇，最后也被迫离去。

无情的现实使塔玛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奥达尔的不治之症因医学发展的新突破，有限的生命延长了三倍时间。他

们从各自不同的磨难中得到解脱以后，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准备做更多的工作。

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描写真实感人。深刻揭露并愤怒抨击了苏联知识界存在的不正之风，指出了为发展科学同旧意识斗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小说使读者懂得，发展科学必须清除形形色色的旧意识，尤其清除掌权者头脑中的旧意识，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

读者从这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以多方面地开阔视野，得到启发。

陶 渊

1988年夏初于连

引 言

塔玛兹·亚什维利的住宅坐落在一条光线暗淡的狭窄街道尽头。荒凉的后墙外面耸立着姆塔兹明达山。从窗户向外望去，可清楚地看到第比利斯古老的市区——索洛拉基的全景。古式房屋的天花板高得出奇，屋前砌着小院儿，院内丁香花逢春盛开。

十层台阶通向古式的橡木大门，门上装饰着铜锁，锁上有粗壮的把手。一把古式的大钥匙把锁一扭，大门随即自动敞开，顿时会使你产生一种身临洞穴的感觉。

街坊邻居看到这座房屋，都不能不为之战栗，甚至不准孩子们靠近。

原来大约在三十年前，这座别墅的主人曾在厨房的梁上用绳子自缢身亡。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不久，一对接近老年的无子女夫妇又做了这座房子的主人。然而，时间不到一年，老太太又在同一根梁上吊死。惊恐不安的鳏夫立刻迁居到另一所住宅。这座房屋便开始从一位主人手里转到另一位主人手里。每一个新住户听到两起不幸事件之后，便急忙寻找主顾。这座房子既然已经声名狼藉，出手自然就越来越困难。有几年空着无人居住。蓝色的窗帘使这所荒芜的别墅更加呈现出阴森森毫无生气的景象。

这座住宅假若不是塔玛兹·亚什维利的父亲为他的儿子买下，可能一直会在索洛拉基郊区空着无人居住。邻居们都怀着期待的心情端详着这位新来的房主——他身体瘦弱，微

显驼背，戴着眼镜，显得有些古怪。

狭窄的街道，一座座草色荫绿的院落，很象乡村景色。傍晚，邻居们常常把椅子搬到户外台阶上坐着聊天，但远远看见塔玛兹·亚什维利在街头一出现，立刻就鸦雀无声，把好奇的目光集中在这位青年身上。当塔玛兹一消失在沉重的橡木大门里，谈话声立刻又争先恐后噉噉响遍全街。邻居们交谈着种种可靠的传说：塔玛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教研室里工作，他的数学运算能力比电子计算机还要敏捷，他是个少有的才子，是一位智慧出众的人物！

每天清晨，妇女们按照惯例总要忙一阵家务——晒被褥，做早饭，打发孩子上学。只要橡木大门一发出熟悉的“吱扭”声，她们立刻就地呆然不动。塔玛兹觉察到邻居们好奇的目光，感到有些恼火。

大家都在期待着什么。究竟是什么，自己也莫名其妙。然而，却一直在期待着。

第一章

1

“塔夫齐什维利教授请您到他那儿去一趟。”塔玛兹·亚什维利听出这是女实验员的声音。

他目送姑娘离去，站起身来，无精打采地向教研室副主任办公室走去。“他要干什么？”塔玛兹有些纳闷。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塔夫齐什维利教授无缘无故打扰过任何人呢。

达维德·伊万诺维奇·塔夫齐什维利在学院里以性格温顺，规规矩矩，甚至有些胆小怕事而闻名。显然，正是由于这种性格，教研室主任才把他安插为自己的副手。出席任何会议时他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见解，通常或者同意教研室主任尼科·卡卡巴泽的意见，或者保持沉默。甚至尼科·卡卡巴泽休假或出差，塔夫齐什维利也竭力保持谦逊而拘谨的态度，有意避免别人感到他在代行教研室主任的职责。他讲话总是那么温和而不动声色，从来没有人听到他在谈话中提高过嗓门儿。与人相见时，总是嘴角微微咧动，自如地露出笑容，先说声“您好”，然后才把灰色的帽子稍稍高举过头。

塔玛兹·亚什维利犹豫不决地微微拉开办公室的门。室内不只教授一个人。两名副教授俯身在他的写字台上，正聚精会神地审视着什么。开门声“吱扭”一响，他们转过身来。教授点头示意，请塔玛兹进来。亚什维利跨进门坎，顺

手拖过一把椅子不声不响地坐下。

窗外正下着雨。乌云沉甸甸的似乎就要从空中落地。

小巧玲珑的办公室墙上是高斯、奥伊勒、柯西^①的肖像，门窗之间的墙壁上挂着文告板。不知谁在上面解过微分方程式，忘记擦去运算程序。在教授的左面有一张铺着绿呢绒的小桌子，电话机和收音机满当当的摆在上面。收音机里正在播送莫扎特^②的“安魂曲”，为了避免打扰塔夫齐什维利和副教授们谈话，塔玛兹暂时先欣赏音乐。

“看在上帝面上，请关了吧。”达维德·伊万诺维奇突然说道，同时顺手把自来水笔扔在写字台上。

一位副教授急忙关上收音机。

雷声隆隆地轰鸣着，在雷声的间隙时间，塔玛兹听到暴雨倾注的“哗哗”声。透过这震耳欲聋的雷雨声，他突然隐约听到“安魂曲”的旋律。这是高悬在工学院楼房对面体育馆前柱子上的扩音器播出的。

塔玛兹被一种奇特的情感攫住——他为莫扎特冒着这样倾盆大雨从办公室驱逐到街上而感到委屈。

塔夫齐什维利望望塔玛兹，但与他目光相遇时自己却低下了眼睑，把一叠笔记本推开，下意识地摘下了眼镜。塔玛兹已经意识到，达维德·伊万诺维奇准备进行严肃的谈话。

塔夫齐什维利的神态是那样从容不迫。他仔细擦擦眼镜，然后又戴上，果断地抬起头来。两位副教授以同样安稳的神色望着塔玛兹。

达维德·伊万诺维奇轻轻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用铅

① 高斯（1777—1855）德国数学家，奥伊勒（1707—1783）瑞士数学家，柯西（1789—1857）法国著名数学家，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笔敲敲桌子，但是话到嘴边似乎被什么打断了。

雨没有停息。

“是这样，”教授凝视着写字台说道，“就是说，是这样！……”

塔玛兹困惑莫解地望望塔夫齐什维利。

“就是说，是这样，”教授重复道。“您的行为，亚什维利同志，事实上不能受到称赞。确实不能受到称赞。我不能理解，象您这样聪明而且有教养的人，要我看，甚至是精明强干的人，你怎么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我想，同志们和我会有同感的，”达维德·伊万诺维奇朝副教授瞥了一眼，

“您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塔玛兹也望了望自己的同事副教授，然后又看看塔夫齐什维利，耸耸肩，仍感到困惑莫解。

“我不得不，确实是不得不向您表明我对您的行为所持的否定态度。”教授自己也感觉到，他的话音软绵绵有气无力，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所以他内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儿。“您还很年轻，其实教研室很信任您，为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切条件。而您……您却做出了如此不成体统的、甚至简直是恶劣的行为。”

副教授们点点头，露出体谅的神色，意思是：教授说的当然是对的，但塔玛兹也是值得同情的。

“我同意，您是一位异常聪明的青年。这是公认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讲话，才智如此卓越的人在我们这个世纪我还没有遇见过。把八位数分解为三立方和二平方，对您来说毫不费力。我看这是奇才，您的造诣极深；然而，这本身还不是科学，不是数学。只不过是游艺节目而已。同时，类似的业务用计算机计算比您要快，而且还准确。当然，这并不

能否定您的天才，但天才毕竟还不是一切……”

塔夫齐什维利觉得，早就应该言归正题了。然而，也正是因此而使他惶惶不安。预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已经忘却，教授张惶失措，张口结舌，开始在衣兜里寻找手绢。终于摸出了手绢，擦去前额上滚动的汗珠。然后摘下眼镜，擦擦眼，说道：

“您的行为不能博得称赞，而应受到责备。”

“什么行为应当受到责备？”塔玛兹问道。

达维德·伊万诺维奇叹了一口气。他自然心里明白，塔玛兹毫无罪过。正因为如此，强烈的自咎使他感到极为痛苦。

“我做出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您自己明白，”塔夫齐什维利迟疑地说。“不要忘记，才能还不是一切，才能还不是科学。科学——这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知识，是对大量事实及材料的分析和系统化。需要耐心细致的劳动，需要支持，需要良好的关系。而您呢？您走的是什么道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您将陷入孤立。没有友好的帮助不能成大事。”

“一定要搞清楚，我究竟干了什么坏事，值得您如此发怒？”亚什维利寸步不让地重复说。

“您得罪了教研室主任尊敬的卡卡巴泽，”达维德·伊万诺维奇终于说出了他要说的话，并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犹如压在心头的巨石落在地上。

“我把教研室主任得罪啦？”塔玛兹感到惊讶。

“正是这样。”教授摘下眼镜，往镜片上哈了一口气，然后擦净。重要的话题已经点破，剩下的就是要完美地结束这次谈话。“您把他得罪得很厉害。”

“我认为这是误会。”

“没有什么误会，我的朋友，丝毫没有。”

“我丝毫不能理解。”

“够啦，不要假装天真啦。您一切都很清楚。”

“确实，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您回想一下昨天的教研室会议。您在会上的发言……”

“是的，我发过言。而且不是出于自愿。让我对一个人作一次全面的介绍。”

“对啦，对啦，昨天在会上请您全面介绍一下我们打算留到教研室做助教的阿布季泽同志。他和您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卡卡巴泽教授相信，您不会与他过不去，一定能为他说几句好话，”塔夫齐什维利停顿片刻。他的面部露出一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似乎他在追问亚什维利，难道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失策吗。“而您呢？怎样介绍的阿布季泽？”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怎么介绍。我所说的情况全部是事实。丝毫没有掺假。难道不是您教我们解析几何吗？难道您不知道他连简单函数的积分都找不出来？是我故意夸大，还是撒谎？”

“不，您没有撒谎，一般来说，您没有必要介绍那些事，确实……”达维德踌躇起来，“您不是已经知道尊敬的尼科·卡卡巴泽想把阿布季泽留到教研室吗？”

“第一，这事我不知道。第二，即使知道，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唉，我的朋友，您是个很古怪的青年，确实很古怪。是个不识时务的人。您要相信，才干还不等于一切。您还需要有人来抬举。然而，这您却不懂。您是个古怪的青年。”

“那就是说，我不应当讲真话^①？”

“真话，真话……”教授激动地重新挪动着笔记本。

“您还不懂得生活。我尊敬您，我相信您的才能，愿意为您创造工作条件。但您也应该给我留一个面子，您去向卡卡巴泽道个歉，我想他会原谅您的。”

“哪有真理应当受到惩罚之理？请您告诉我，达维德·伊万诺维奇，难道说真话有罪？”

塔夫齐什维利甚至脸色变得有些反常，重新掏出手绢。

塔玛兹意识到，达维德·伊万诺维奇为了完成这项不愉快的使命，做了多少不惜代价的努力，因而对他的怜悯感油然而生。他已经断然做出决定，现在只是出于礼貌才继续听教授的话。他开始感到无聊，情不自禁地向写着一级一次微分方程答案的文告板望去，还算不上难题，虽然塔玛兹彬彬有礼的面部表情并没有消失，但已经用拉格兰日方法在头脑里对这道题做出了运算答案。然后做了对比——文告板上的答案是错的。

“我简直不能想象，您怎么还能与教研室主任一起工作。”教授摊开双臂说道。

“一切全明白了，达维德·伊万诺维奇，如果您没有什么为难的话，请递给我一张纸，我马上写申请书。”

塔夫齐什维利没有预料如此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感到十分烦恼。他意识到，由于恐惧心理和思想懒惰，他已经成了尼科·卡卡巴泽意志唯命是从的执行人，没有为天才的青年伸张正义。不过，既然特意委托他悄悄把亚什维利排斥走，又谈得上什么伸张正义呢。

“不，不急于写申请书，慎重考虑一下，或许再与尊敬

的卡卡巴泽教授谈谈为好。”

“有什么可谈的！一切都很清楚了。请递给我一张纸吧。”

“那就在您啦，虽然，您要知道，我不主张……”

亚什维利很快写完了离职申请书，放在教授的写字台上，向门走去。又突然转过身来，擦去文告板上的错误答案，把正确的答案写上，急忙走了出去。

2

夜幕已经降临。雨仍然下个不停。有时似乎在乌云间形成一道道裂缝——随着眩目的闪电，隆隆的雷声又把裂缝轧平。

塔玛兹·亚什维利肩靠着墙壁站在学院前面的小平台上。早晨天空晴朗，没有任何迹象预示有雨，所以塔玛兹从家里出来时只穿了一件衬衣。而现在，一阵阵大雨落在灯光照耀不均的柏油路上，雨水飞溅在他的裤腿上。

街道空空的，没有一个行人。唯独他，写了离职申请书的他，孤零零站在这里。他陷入了沉思。其实，学院的工作对他是个累赘，无休无止地应酬人事关系，使他感到烦恼和厌倦。

他大概已经站了半个时辰。突然看到学院的大门前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仰着头在座位上打瞌睡。塔玛兹感到奇怪：“车在什么时候开来的？我怎么没有发觉？”

他背后有人在开大门，发出“叮当”的响声。塔玛兹扭过头来。教研室主任尼科·卡卡巴泽、塔夫齐什维利教授和那两位副教授走出平台。在教研室里塔玛兹一般很少知道谁

的姓和名。只是面孔很熟悉，见面彬彬有礼地问好，他没有肯下功夫记住他们的名和姓。

在会议上塔玛兹·亚什维利总是象一个局外人一样坐在那里，从来不发言。最初，同志们以为亚什维利骄傲自大，但后来确信并非如此。他不装腔作势，也不骄傲自大，而只不过是个性格古怪的人，所以也就对他不介意了。

教研室没有委派塔玛兹更多的任务，往往是随其自便。只有一次，尼科·卡卡巴泽请亚什维利谈谈关于他的同年级学生的情况，而效果却是可悲的。

一贯喜欢下级迎合奉承的尼科·卡卡巴泽本来就不大喜欢亚什维利，而昨天的教研室会议之后更加肯定了他的想法：他与塔玛兹不是同路人。卡卡巴泽从学院里走出来，立时发现了依在墙旁的亚什维利，但假装不认识他，用公文包把头一遮，急忙向汽车走去，而达维德·塔夫齐什维利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遇上塔玛兹，茫然若失地瞥了他一眼，就地跺了跺脚，嘟哝了一句：“果然如此！”慌慌张张紧跟自己的主任走去。

发动机的隆隆声和“哗——哗”的雨声交织在一起，汽车起动了。

塔玛兹望望天空，没有丝毫放晴的迹象。塔玛兹一挥手冲进倾泻的雨海，沿着凄凉的街道信步走去。

雨突然停了。塔玛兹甚至没有发觉雨是什么时候停的。一轮明月当空低垂着，似乎显得格外丰满。

“现在能有几点钟了？”塔玛兹想着，看看手表。表停了。塔玛兹摘下表，上了弦，贴近耳边静听，手表没有发出声响。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列宁广场。市苏维埃大楼钟表塔上的

的表也停了。

塔玛兹沿着基洛夫路慢慢向上走去，然后通过达维塔什维路，最后拐进一条窄胡同。

“多么可怕的寂静，”他边想着，一边感到心脏在抽缩。“难道全市都已经入睡？现在到底能有几点钟？”

月亮在浮云里消失。阴沉沉一片漆黑。忽然，脚步声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塔玛兹走到路中央。走了没有多久，他听到那脚步声已经在前面。“显然是有人追过我以后，现在又迎面向我走来。”塔玛兹这样断定，于是停下了脚步。他本想转过身往回跑，但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

这时，皮鞋铁掌的“喀喀”声越来越近，塔玛兹很快在黑暗中看到一个很象四角形的模糊人影。这人放慢脚步，凑近塔玛兹，用嘶哑而低沉的声音问道：“没有火吗？”

恐惧消失了，塔玛兹从衣袋里取出打火机，那打火机上颤动起伏的火苗在黑暗中照出一个陌生人丑陋的面孔。面容虚肿，两腮布满红色的斑点，使人极为厌恶。陌生人点起香烟，狠狠地吸起来，望望塔玛兹，令人讨厌地哈哈大笑一声。

“怎么，害怕啦？”他好象有什么密谋似地问道，嘴唇紧贴着塔玛兹的耳朵又低声补充一句：“这都怪人们停止了相互间的信任。”

他又一次听到这样的笑声，不由得心里感到一阵抽搐。陌生人离去了。塔玛兹这才发现打火机仍然点燃着。他吹灭了火，把打火机装进衣兜里，突然感到非常疲乏。

3

塔玛兹不慌不忙地蹬上石头台阶，从衣袋里取出那把粗

壮的钥匙。手微微颤抖着，在黑暗中摸到锁子，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拨，沉重的橡木大门敞开了。塔玛兹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仿佛怕惊醒了什么人，同样小心翼翼地随手把门关上，然后打开灯。

这套住宅有一间卧室，一个厨房，还有一个木制凉台。高度异常的天花板使房子失去几分舒适感。靠墙摆着一个饰有雕刻图案的古式橱柜，窗下放着一张宽得出奇的床，也是古式的，而靠近其余几面墙都陈列着书架。一张破旧的桌子上堆满书籍，桌腿已经纰裂。墙角里放着一把已经褪色的皮安乐椅。塔玛兹坐进安乐椅，两腿前伸，双臂搁在扶手上，头向后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面孔讨人厌、笑声惹人烦的过路人。

“我始终不知道几点钟了。”塔玛兹睁开眼，向墙上的挂钟望去。挂钟已经停了。

“鬼知道这些表都怎么啦！”他怒气冲冲地把小方凳拖近墙壁，上紧了挂钟的弦。没有拨动表针。

然后又向安乐椅上坐下，闭上了眼睛。由于过度疲劳，他眼前墙壁乱转，房子下沉，天空开阔——白茫茫一望无际。忽然，各种数字在天边舞动，仿佛猎人惊动了无数的飞鸟，一批批数字向塔玛兹飞来，它们互相追逐着，时而汇合，时而分散，遍布整个天际。

粒粒汗珠在他的前额上滚动。他的大脑似乎在颤抖，以闪电般的速度计算着复杂的数字。他在解着一道道难题……塔玛兹不仅在白茫茫的天空看到种种数字及其组合，而且看到数学概念的曲线图表，还有很象主体派艺术家雕塑的各种图形。

随后，数字渐渐暗淡，图形渐渐模糊。天空清净了。塔